

半夏
◎ 著

活色 余欢

《活色余欢》是欲望横流的世界下的蛋。

花城出版社

活色

半夏
◎ 著 余欢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活色余欢

半夏著.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4.4

(拍拖丛书)

ISBN 7-5360-4338-4

I. 活…

II. 半…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2802 号

丛书策划:田 璞

封面设计:胡 也

责任编辑:申霞艳

插图绘制:王迎新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番禺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 张 8 8 插页

字 数 17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5360-4338-4/I·3481

定 价 1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下班后磨磨蹭蹭不想回家成了冯世光的习惯，这自然是个量变的过程，职位的不断提升，他的应酬多起来，常常就不回家吃晚饭了。当然，不是天天有应酬饭局，有时不回家只是偷着去与情人约会，冯世光的妻子夏梅却在适应着这种变化，后来就成了惯性的生活方式。

最近，连着有七八天的时间，冯世光都回家吃晚饭，夏梅觉得哪里不对劲了，昨天她在饭桌上就问：世光，你怎么忽然很“乖”了？天天回家来吃饭。冯世光盯了妻子一眼，妻子的思维不是普通妇女的思维，他没吭气。夏梅接着若有所思地说：这可有点不正常，一个年富力强的副厅级干部下班就缩回家，是不太好的兆头，意味着发展前景不妙。冯世光又盯了一眼夏梅，便笑着说了一句：我看你是希望我少回家吃饭，省点钱吧？

今天是个闷热的日子，冯世光情绪特别烦躁。他没有应酬却不想回家吃晚饭，以“遂”妻子心愿吧，他反锁了办公室门，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久已未用的CD随身听，带上耳机，听一盘叫《八只眼睛》的歌曲带，《三套车》、《山楂树》这些老歌的旋律和歌词暂时填补冯世光空虚的内心，关于忧伤关于青春关于爱情的歌词以低沉的曲调让冯世光有一点点怅惘。但是耳机里泻出的音乐并没有把窗外的都市嘈杂完全过滤干净，玻璃窗反射进来的一缕光线迅速地在墙上跑过，又让冯世光警觉时光匆匆人生碌碌，内心空落落的，踏实感自由落体般下坠。冯世光推开窗口。

昆明，一座春情勃发的城，“梨花一枝春带雨”是这座南方城市的性格白描。

白的“梨花”是柔软的多情的还是朴素的；“一枝”是横空出世的姿态，干净利落，背衬湛蓝的南高原的天空——你想想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勾引？“春带雨”还用说吗？——昆明的空气中一年四季都漂浮着植物的花粉，你看不见它但是常识告诉你这些细微的颗粒是另一种生命的生殖细胞，外地人来到昆明暂不适应，忍不住地鼻腔过敏，用喷嚏来抵制，等到适应了，就会发现这是一座一切都可以分享的城。

昆明的海拔高度界于西藏和沿海之间。向西，人们的生活在艰难中需要神的指引，精神高度远远超于物质；向东，趋于海平面，汹涌的是潮流浪尖上沉沉浮浮的人生，放逐的是远远高于内地的物质欲望。在海平面和世界屋脊间，任何意义上的生命都可以在昆明尽享俗世的欢乐：哪怕是一棵草它都有张扬欲望的要求，放荡地绿着；哪怕是一朵真菌，它都要把林间地气的精华吸尽；哪怕是一片蓝藻，它都要恣肆地细胞分裂，不断复制自己。

浸淫在舒适的气候里，即使免不了一缕高原阳光的紫外线叮咬了裸露的肌肤，随之而来的也是浑身惬意的痒酥酥。

春之带雨梨花的迷人之处还有它那甜丝丝的暗香在湿润中浮动或粘滞——像人们隐藏的情欲。

二

办公室桌上的电话这时急遽地响起来，冯世光迫不及待地抓起电话，是情人王云莉打来的：喂，怎么回事，你手机关机呀，躲我？大可不必！怎么，还在继续为党工作？

冯世光顿了一下：没关机呀，哦，可能是没电了吧！怎么，想我了？

王云莉干脆地说：你都不想我，我赖着你好没劲呀。这样，晚饭一起吃吧！一，给你介绍一个人，你很想见的白大师，他做东请客；二，北京来了一个朋友，或许可以跟你们所合作做点什么事。七点在海逸酒店见，你打的过来。

冯世光和王云莉的关系近来转淡，这也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渐渐的电话联系就少了，两人刚刚偷情时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纠缠，现在冯世光回想起来觉得很不可思议，也许所有的情感最终都会成为“已灰之木”，徒具外形，轻轻一碰就会散掉，灰飞烟灭，一定是这样的。但是，他们两个人现在还没说要了断这份情，所以王云莉这会儿打电话来请他吃饭，冯世光感觉很愉快很受用。

冯世光以前听王云莉多次提起过白大师其人，他曾怀疑王云莉和白大师关系暧昧，只因自己和王云莉是情人关系，婚外找情人的游戏规则里没有追究未婚情人其它性关系这一条。冯世光没理由太追究王云莉的过去，并认为坚持了这一点自己就是高尚的。

活色余

HUOSEYUJUAN

挂了个电话回家，夏梅接的，她说：去就是了，你不去我还急了。冯世光没有任何心理负担，兴冲冲奔赴情人之约。相较于别的男人，冯世光从来没有为找不归家的借口为难过。夏梅那么自信？她就没想过自己的老公可能不是去应酬而只是去见另一个女人吗？冯世光暗自得意，能把家里家外的关系都处理得没有破绽，这是一种能耐。

冯世光把左手掌伸出去，给白大师拿捏。都说白大师看手相很准，因为他对佛教迷宗和相书有些研究。

白大师喜欢人家称他“大师”，这是地位一种高等级的身分界定。白大师是个画家，虽然在画界他遭同行贬得一文不值，没人称他为“大师”，可是白大师与其他画家不同的是，他有很多圈子外的朋友，这其中很多是企业家、商人，不乏各级官员。这些人一喊他“大师”，他便特别受用，通体舒泰的样子。白大师名字叫白强，有人拿他的名字作文章：哼，白强？“白强”难道是说——即使他是强的，他也是白白地强？他什么强？能力强？身体的某种器官强？哈哈，没用的强。

此刻，在稀有金属研究所副所长冯世光的眼里，在北京来的马局长眼里，在达成鞋业公司副总王云莉眼里，白大师的眼睛仿佛是个探测器，令他们有所期待。先前白大师已经有些高论让在坐的感觉别开生面了，尽管他们先是愣怔继而佩服。

冯世光喝着酒的时候直直地拿眼瞟着从桌旁挟着一股香风走过去的女人，在座的王云莉和马局长同时闻到了那股香味，只有他俩知道那是法国香奈尔5号香水，因为马局长这次来送给王云莉的礼物正是一瓶这种型号的香水，他们在那股香味里暧昧地相视一笑。

白大师见状开腔：猜得出来么？那是一个妓女。

被白大师点评的女人身材高挑，穿着藕色连衣裙，后背故意开了一个缝的，露出一条白生生的肤质细腻的背沟来，敢这样穿的人显然是自信自己身材的。王云莉知道最早穿露背装的人是英国的戴安娜王妃，当年戴妃穿着那样的一条裙子出现在社交场合曾引来很多麻烦，给人离经叛道的印象。王云莉羡慕地看着那个女人的背影，自觉地收腹挺胸。

白大师把人家界定成妓女，大家都为之一惊，拿眼睛盯着白强，等他的下文。白大师呷一口酒，咂吧了一下嘴皮，话锋一转：我说你们呀，从今往后不能轻看妓女，知道吗？妓女是什么人——妓女的前世都是小菩萨呀，多少男人在她们身上找到了渲泄的出口？！她们救了多少人啊？禁欲年代，比如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法院的布告上面最高频率的犯罪为什么是强奸罪投机倒把罪？当然，现在投机倒把罪不是罪了，而强奸罪呢？确实是少了很多，你们好好想一想就知道是为什么了。另外，还有一个理由也是不能轻看妓女的，研究中国的文艺史不能不研究中国的妓女史，古代名妓在琴棋书画歌舞方面的才能令多少文人骚客诗性大发？特别是宋词里，最好的吟风弄月佳作莫不是缘于文人才子们与风月场女子的一段爱情，多么婉约伤情！多么柔肠百回！述尽人间多少情事啊？！当然，现代风月女子几乎没有古时名妓之风采了。都说文人是性情中人，何解？所谓“性情”，没有性哪来的情？没有情哪来文彩？

大家听了又一惊，也不反驳白强。

白大师盯着冯世光的左手歪着脖子细究了分把钟，问：冯所长，你想知道什么呢？财运、官运、命数还是情感？

不待冯开口，王云莉抢着说：情感！

马局长附和了一句：对！先说情感问题，这个最有意思。

白大师把半边脸挤出一丝笑纹来：冯所长，你没什么避讳吧？要没什么，我就直说喽？

冯世光这次是第一次与白强见面，尽管曾很多次听王云莉提起过他，冯世光仍心下惴惴，还没摸透白大师的脾气，不晓得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先前他那些狂言怪论已够吓人的了。

“冯所长，你艳福不浅呀！家室之外，你有两个情人。一个在外地，一个在本地。但是，你跟外地那个情人的关系更亲密更有激情。”白大师只盯着冯世光的手，说话的时候并没有抬头看冯世光。

马局长哈哈笑起来：“一样的，一样的，远香近臭。距离产生美。”他说这话的时候，以一种暧昧的神态瞅着王云莉，马局长不晓得王云莉此时很不舒服，因为照他的说法，王云莉是冯世光的“近臭”。

冯世光脸微红，他抬起酒杯来，打着哈哈说：“喝酒，喝酒！来，干了这杯！”冯世光的心在胸膛里狂跳，白强这个杂种，狠！准！

王云莉挡了大家，盯着冯世光的眼睛说：“不忙喝！冯所长你还没说人家白大师看得准不准呢！”

只有冯世光看见王云莉的两只杏眼里闪过一道寒光，他异常尴尬地不晓得说什么。说“不准”，是得罪白大师，说准，就等于吃了这张桌上的“白骨精”王云莉的心，集“白领、骨干、精英”于一身的王云莉不会饶过他！过后不晓得会被她怎么纠缠呢。冯世光没辙便哈哈地笑着，想敷衍过去。王云莉在桌布的遮

掩下踩了他一脚，冯世光混不过去只好说：“这算得准不准呀，其实只有白大师知，我知。这看相算命，有的是算过去有的是算现在，当然也可能是算未来的事，白大师，你算的是我的未来？现在？还是过去呢？”

白强没想到冯世光会把皮球踢回来，他愣了一下。看手相这种事本来很多成分是一种揣摸，根据直感的推测，说得出一二道理来，大部分还不就是乱蒙？白大师清清嗓子，便说了模棱两可的话：“嘿，当然是算你现在，哎，也包括你未来的运势。哈哈，冯老兄被点着要害地方了吧？被捏着七寸了？吓着了？——不至于吧！没事，没事嘛！何必那么认真？笑谈，笑谈！来，喝酒喝酒！”

白大师是马局长的朋友，他到台湾办画展，王云莉穿针引线通过北京马局长在海协会的朋友帮了大忙。在佛教徒众多的宝岛，白大师的画展出乎意料的成功，台湾媒体对白强那些完全由神秘的线条构成的画评价很高，白强自称他的画境得佛教迷宗的灵感。笃信佛教的台湾人在为期三天的画展中把白强的画抢购一空，白强赚了个盘满钵肥，志得意满地拎着一箱子钱回来。

白强的画在外行王云莉看来有些“波诡云谲”的神秘气氛，一些似古代文物上常有的云纹图案布满整个画面，线条间突然会有一只龙爪显现，或者一片龙鳞银光闪闪。王云莉帮成白强的大忙，白强送过一幅裱好的画给她。白强说，收藏好哦，一室一厅的价格哩！

冯世光经王芸莉介绍认识了马局长，马局长这次来有个项目的技术问题恐怕要用着稀研所的关系。

酒喝到9点来钟，这三男一女四个人周围的空气都有了些

醉意或者是哈欠带来的倦意。陪侍小姐脸上挂着机械的微笑，内心却早已在诅咒这些人，脚早站酸了，恶声恶气的骂在陪侍小姐的心窝里裹着那些吸进肠胃的恶心酒气发酵，难为了她。是马局长说散了吧，今天也累了，大家都觉得太应该散了，无聊的废话也说了几车轱辘，到处流传的黄段子早已旧得发馊，而北京来的马局长令人失望地没有说出几个新鲜的笑话。如今是网络时代，真有什么绝段子也早已传遍了。中国的餐馆里每天有多少非应酬不可而又没啥好说的饭局啊！还有大大小小的茶铺、酒吧里，裹着唾沫星子传来传去的黄段子已经不再是佐餐而是开始倒大家的胃口了。

白强开着他的“风神蓝鸟”送客。照理说第一个应该送的是北京来的马局长，可是马局长客气地说先送冯所长先送冯所长。谁都看出来了，马局长是想腾出时间跟王云莉单独在一起，他毫不掩饰对王云莉的兴趣，他的眼光可以停在她脸上半天不移开，所有的人都看得出他渴望与云南的这个风情万种的女人暧昧地演绎点什么，马局长的这心思一点都没遮掩。其实，马局长也不想遮掩，远离皇城，人在边疆，马局长没有任何心理负担，而且他心下想王云莉之所以愿意为白强的画展托他帮那么大的忙，王云莉或许与白强有一腿呢，但是今天马局长就是要在别的男人面前“霸占”王云莉，这是马局长耍惯的权威，白强他应该识趣一点。车把冯世光丢在宿舍大院门口时，冯世光跟马局长、白大师握手告别，王云莉故意不理他。车在马局长“回头我们再好好谈谈！”的话音中绝尘而去。

夜风中冯世光用手理理吹乱的头发有些失落感，回家的步子便迈得迟缓，虽然他不想跟马局长和白大师他们再说些乏味

的口水话，可是他是想和王云莉继续呆下去的，就是什么也不干，被她不依不饶地嗲咪两下，酸叽叽地吃点他的醋也会舒服一些的。那姓白的画家整个一副文化流氓的嘴脸，喜欢搅窝子，扫兴！这下子，王云莉跟着那个色迷迷的马局长去了，冯世光的肌肤还饥渴着呢，心里头全身上下都不滑爽。喝过酒，而且是恰好微醺的感觉，真是想搂搂捏捏王云莉那个丰满的女人啊，这种向往没有满足就像饭没吃好，欠着点什么。远在成都的情人软软糯糯的舒娜你就是把她想死，也搂不着抱不着的，远水解不了近渴！

白强那厮竟然就掐准了他的情感命脉。舒娜，舒娜！冯世光完全丢开王云莉，打心底呼唤着他的外地情人。外地情人的名字天生有种肉麻感，唤着唤着，舒娜就成了“酥了”。冯世光不舒服，身体里的荷尔蒙不可遏制地分泌，在七分醉意里他的身体真想就势酥掉化掉啊。

舒娜，你是隔着的水中月雾中花，你真的就是更让人魂牵梦绕的，我的舒娜！冯世光自我安慰着。王云莉有啥稀奇，马局长想搞她，让他搞去！冯世光有点点受辱的感觉，他们是要甩下冯所长再去哪里消遣吧？

三

把马局长送到天地大酒店时，白强没想到马局长会对王云莉说：这次我给你从北京带了点东西来，刚才忘拿了，你跟我上去一下吧。

事实上吃饭前马局长已经当着他的面把一瓶香水送给王云莉了。王云莉当即高兴得打开盒子喷了一点在脖颈上和手上，笑嘻嘻地言谢，还说让马局长破费了，马局长说千把块钱的礼物不值一提，走得匆忙，在机场现买的。没想到马局长这会还有礼物要给王云莉，马局长也太不顾颜面了，难道他认为他自己就是可以奉献给王云莉的一个“礼物”？只怕王云莉会恶心的，白强想。

果真王云莉并不想要“礼物”了，她很体贴地说：马局，您今天太累了，接下来我们还要天天见面的嘛，礼物明天我再来拿，明天我来陪你去世博园，好吧？

王云莉想时间不早了，十点多钟，就是可以跟他上去，白强又会怎样看呢？王云莉不想白大师把她看扁了，白大师跟她不掺杂男女之间的任何暧昧，她不想给白强这样的朋友别的印象，王云莉的精明能干并不全仰仗自身的性感魅力，她是真的聪明能干。

显然马局长沉醉在王云莉的美色里一意孤行，他就是想撇开白强，马局长并不觉得他此刻有什么不妥，因为白强曾经是欠着他人情的，而且是通过王云莉的介绍。

马局长说：哦，就一会儿，明天难说又有别的安排。

白强尴尬地想是不是该说一句他在下面等的话，既然马局长的理由是让王云莉上去拿礼物，白强似乎应该在下面等一下。王云莉一定希望他等，白强知道王云莉不会喜欢马局长那样的老头子的，快六十的人了，衣着虽然光鲜，可是他那秃头他那圆柔得像一个老太太的脸，王云莉怎么忍受得了？不过王云莉也不是一般的女人，不然她能游刃有余地穿梭于男人圈子里？

王云莉推托不掉，跟马局长一起下了车。

白强用昆明话对王云莉说了一句：“我在下面候着你？”不待王云莉答话，马局长像是听懂了，迫不及待地说：“不用等了，我会叫车送她回去。”白强对王云莉眨了一下眼睛，只好拉上门开车走了。

艺术家倘不出现在属于他们的圈子，而是一些别的场合，那么他就是点缀，是附庸风雅的人谈论艺术时的陪衬。白强不太出现在他应该在的艺术家圈子，一来是他知趣，二来是他深刻地认识到成天酸不啦叽地跟同类打交道，不是互相看不起就是互相狠踩，因为距离近相互才在攻击的有效射程之内，彼此造成的伤害才更深。白强认为这于创作于未来都无多大裨益，而且扎堆是一种很无力的表现，艺术的概念化和公式化就是停滞不前，只有独处才是有力量的有信心的，艺术不是高呼同样的口号声讨另一种口号，也不是扯起一面旗帜打倒另一面旗帜。这是白强的一大发现，这个发现他可不想轻易地就告诉别人——特别是同行，他认为艺术家都是仰人鼻息的，比如仰政治家或者资本家的鼻息，这是白强读艺术史读艺术家传记得出来的结论，而且是中外古今概莫能外。白强认为齐白石本身是个当之无愧的大师，可是再加上毛泽东的赞许，他就更是名垂千古不可了！冯副所长马局

长是官算是从政，王云莉算得上是半个资本家。白强跟他们玩，第一步的利益就是经济上的丰厚收益，比如他们辅佐他在台湾成功地举办了高规格的画展，让他一夜之间发了大财。在佛教香火很旺的宝岛，人们都看好白大师的迷宗画。白强不久前在电视上看见台湾人迎接大陆佛教高僧舍利子的新闻，那狂热虔诚的场面让他明白了为何自己的画在台湾会很吃香，那里有他的众多知音呀。当很多艺术家还在狭隘的小圈子里苦恼、怀才不遇时，白强已大彻大悟。一个画家的画卖得掉就是有人认可，一个作家的书畅销就是有市场，可是有些人自视清高，自称自己的画只要有十个人看得懂就行了，自己的书写出来本来就不是给大众白丁读的，骄傲的画家眼巴巴地等着那凤毛麟角的知音从土里冒出来，目空一切的作家等着往来的鸿儒读懂他的书。白强大悟后，总是在一旁哼鼻子：傻B们，还在自己抚摸自己，还在妄想着别人来抚摸自己，画到死也没人瞧他一眼写到蜡炬成灰泪都不干。圈子里的人轻看白强，白强也没高看他们啊。

白强开车回到家，跌坐在沙发里。老婆叶茹荃影子一样飘过来，递给他用微波炉加热的一杯鲜牛奶，然后看着他说，今天回来得早，要不要给你捏捏脖子和肩呢？白强没有什么表情摇了摇头。茹荃便不说什么继续坐下来看电视。

白强歇了一会，把牛奶一口喝完，闭着眼，开口问老婆他每天例行要问的事：儿子今天还好吧？作业按时完成了？今天是英语家教来还是语文家教来？

茹荃一一汇报毕，侧头等着丈夫继续说点什么，果然白强发布命令似地说：茹荃，对儿子的教育你多操心，我们的儿子高中就送出国，我现在有这个实力！

叶茹荟细声细语地答：嗯。对了，伯仲说他们学校要求统一买套运动服，需要 200 元，抽屉里的钱不够，我等你回来拿。

白强从钱夹里抽出 500 元放在茶几上，说了一句：这个月怎么用得那么快？明天你把帐单给我瞧一眼。

叶茹荟低眉顺眼地说：前天伯仲说想吃肯德基，我带他出去花了……

白强不耐烦地摆手示意她莫说了，只是提醒说：你是怎么读书看报的？以后少带他出去吃洋快餐，现在的孩子都是性早熟，据说那些鸡都是激素喂大的。伯仲胖了，需要减肥，你该给他调配合理的饮食，我不是给你买了一大堆《时尚健康》、《快乐厨房》、《健康之友》、《好主妇》杂志吗，你在家要研究！我每天去画室干什么？去画钱！你在家也是上班，把家收拾好，把儿子带好就是上好了班就是敬业就是贡献！

茹荟盯着电视，听他不说了，才开腔：今天你是想泡澡还是冲澡？泡澡水温也够的。换洗衣服已经在里面了。

白强径自去了卫生间。茹荟拿起遥控器劈哩叭啦乱按一气，白强一回家来她就有些无所适从，空气中就有一种紧张离子在作祟。茹荟是有点怕白强的，面对他就会拘谨，白天父子俩不在家时茹荟才是舒放自在的。

叶茹荟家跟白强家原来是一条老街上的邻居。白强比茹荟大 10 多岁，白强原本喜欢的是茹荟的姐姐叶芹萃。白强和茹荟的姐姐从小一块长大的，下乡插队在一个公社，他们虽然没有公开恋情，但知青们都是明白的。白强出身好，加上他在生产队里表现很好，他获得了一个上大学的机会，1976 年白强成了不用考试就可以进大学的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在师大艺术系美

术专业学习。

后来，有人说白强读大学的机会是公社管知青的张顺福下的一道“蒙汉药”，因为张顺福瞧上了白强的女朋友叶芹萃。叶芹萃是女知青中的美人儿：扎着两个刷把辫，穿着收腰的军装，脚上的白球鞋随时白得不沾一点泥。据说芹萃的白鞋每隔两天就刷洗一次，洗完凉晒时上一道白色的牙粉，此事被同组知青揭发，说她有小资产阶级情调，说她的鞋享受的是牙齿才有的待遇，哪有不白的道理？可是张顺福偏生看上这个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叶芹萃了，所以张顺福就用上大学的诱饵把白强支开，他好下手，张顺福得逞了。叶芹萃在白强去上大学后一年得到一个进县委招待所工作的机会，虽然没能回到省城昆明，可是那县城离昆明也就四五十公里的路程，当时那些留守下来的知青都很眼红叶芹萃的，她是在白强大学毕业的那一年嫁给张顺福的。

白强毕业的时候，没什么后门可走，到一所中学当了一名美术老师，因为国家已恢复高考制度，像白强这样的人就被那些参加高考进入学校的骄子们瞧不起，凭空遭了很多白眼。读了三年离校，白强仿佛是夹着尾巴逃出学校的，拿着的毕业证软得自己都不愿意再看第二眼。这也成了白强自己私下发奋拼命画画提高画技的动力，他不允许别人看扁他。

与白强青梅竹马的叶芹萃最终跟张顺福结婚，这事对白强是重大的打击，他后来谈过很多次恋爱都没有成功，倒不是他一直忘不掉茹荃的姐姐，因为那几年白强埋头画画发誓以自己的实力说话，他没有时间和精力。白强不想安于现状一辈子做中学美术老师，他晚上到工人文化宫教儿童画画，为一节课十元的授课费奔波。讲课费积攒到一两百块，白强就搭顺风车一个人跑藏